# 白鹿書院志

# 白鹿洞志序

白鹿書院由來舊矣
唐盛於宋沿于明迄我
朝有
御書之賜而制蓋大備聿值
聖天子文明之世一統有志一

省有志郡邑各有志至廬山亦輯有志廝不載之甚詳茲復有書院志者何曰重道也孔孟之道惟朱子集其大成而白鹿書院爲朱子設教之地精神所萃

登斯堂而遵斯教可為學
道之津梁誠有如李忠毅
所云者則茲志不可以不
重頒舊志已弗可考即前
廖守遵忠毅原本輯為一
書而版又不戒於火今星

予毛令自銓選引
見時敬承
天語即有志脩輯越五載而告
成余覽其於前志七則外
廣為十則繁簡得宜去留
各當則李崆峒先生所言

晦者晰脱者補遺者備亂

者統茲集已無遺憾又余

嘗以事至院與院中多士

論文課藝彬彬郁郁皆有

可造其各體

聖主崇儒至意遵朱子之規以

進於聖賢之學實不能無
厚望焉爰曰毛令之請而
書於簡端
康熙五十九年歲次庚子
夏六月巡撫江西等處地
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加三級益平白潢

序

序

白鹿洞書院為前賢講學之所甲于

天下康熙丁卯歲

聖祖仁皇帝賜書

賜額所以崇儒重道而綿教澤於孔長也甲

寅夏杪蘭奉檄代守南康面奉

憲諭以振興書院為首務檢閱舊志備

學者請洞祖凡延請主講甄錄肄業
諸事以次進舉而志中殘缺之處計
共八十有六篇以方今
皇上文教覃敷
當代大人君子又以主持風化為己任
不及今增輯恐朽蠹日以滋甚亟付
梓人鋟者補之闕者修之工省費約

遂成完辟志備于康熙五十九年距
今七十餘年而重修之則亦裒輯可
百年也以 蘭倉齡贊襄
文治誠愧未能而慎守前賢遺蹟以仰副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雅化並稟承
大憲文翁化蜀之美誼則不敢不以自
責且不敢不望望之後之來者用法數

言以附簡端
乾隆六十年歲次乙卯春二月署南
康府事寧都直隸州知州廣陵周兆
蘭序

# 白鹿書院志序

古聖王之作人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國學後世區區之南唐亦建學舘而天下之有書院則自宋始盛夫以天下之大於江之北立嵩陽於江之南立嶽麓石鼓白鹿爲四大書院號爲國學而白鹿爲尤盛先是唐賓客李渤所栖

息白鹿之名始著後出而朱晦菴陸子靜所講學而從學者始多厥書院之脩復守先待後使天下后世信之深而從之衆非朱子不至是殆朱子讀書之地講學之堂在江南者不一而足而誦讀其書者徧天下閱世之學者白鹿在何地主講席者伊誰得孔孟之薪傳者有

錢私淑而傳習者何人講學之規何以須發而讀者何書其瞪目頳顴茫然不知所對不少也之數者非大有關於學問且無與于敎化育才之盛心尚皆不能舉則所信之深者何所信從之衆者何所從豈非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啟發乎嗟夫奇偉名彥匡坐一堂接洙

泗濂洛之淵源而窺其堂奥况書院之大名教樂地如鹿洞者有自外於宮墻者吾不信也書院自朱子興復其洞規講義荅問戒諭灼灼在人耳目百年後代有誌書圖經記序詩文可一覽而神遊於廬山瀑布之間身厠干講學脩身之地巳然無如星子毛令之白鹿洞志

之精核完脩爲善之善也一流覽而益
知洞之昄自輿山川風物之代异規模
設施之不一教養人才之各殊且於文
字之有關者片語單詞無不畢録本末
具而洪纖該於以見書院之盛大固無
踰於白鹿矣今
皇上加意人才新脩經史統千聖之心傳者

皆領餼於鹿洞都養又饟以饔飧視古

今之育英才又無踰于今日則多士之

游息於鹿洞也居聖域賢關之名勝思

養之數之上

洪恩而不抱希聖希賢之志者其亦何以

自立於天壤也哉

康熙庚子菊月江西等處提刑按察使

司按察使加四級蘇萬石文焯撰

# 白鹿書院志序

循環之運能與天地參而無終極者其爲道也鉅而其所關亦必不輕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日月之所以明江河之所以流有時風雨晦蝕壅決雖極盛衰變化而卒不熄聖人之道不其然乎廬山白鹿洞唐

賓客李渤隱居之所至宋朱子始闢爲
書院其間如顏魯公周濂溪河南二程
象山姚江後先相映於戲何其盛哉當
是時教則仁義著而人知學問士君子
經明而行修愚夫愚婦目見耳聞薰烝
於其中不自知其所以然而日與之化
故象山先生一登講席發明喻義利之

旨聽者悚然至山農野老聞之泣下其所関於人心世道爲何如也按考亭奏事延和殿時諄諄於異端佛老宮院滿天下而先王禮義之宮反不及其萬一以此爲請余謂佛老廟宇夫人得而輿廢之於人心何関於世道何補爝火鬼燐烘動煽惑遇有知者不崇朝而滅耳

白鹿洞之有書院千餘年矣屢廢屢興
而廢愈久則其興迭々益甚豈非聖道
之不熄而學者薪傳有自歟今
天子崇儒重道爲萬世開太平而於紫陽尤
隆祀典 御書碑額光耀書院凡來守
此邦者必 廷見而獎勵之如星子大
令毛君皆蒙俞肯誠恐非其人則書院

書院廢則聖教衰而道熄嗚呼其用心何其至歟士君子當聖道昌明之際有在上者爲之君爲之師而百爾君子奉令承教又爲之增修學舍治資糧備器用延名儒主持倡率廣招來學表布規條俾四方有志之士懷仁慕義樂育而裁成之百年以來日新月盛不知凡

淳熙時之書院又何如也初考亭知南康軍値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及提舉浙東立社倉法民賴以安至今邊焉又嘗讀其而朝奏疏修齊治平如指[illegible]向使當時能竟其用豈不偉哉故古今以來有真儒必有實學苟無實學則無關於人心世道如是而謂能盡聖

人之道參天地而無終極未之有也今
從事書院者濟濟矣其能如林用中蔡
仲默黃直卿十五人之從考亭各得其
學以廣其教於天下垂之萬世則景星
鳳凰爭先快覩者不獨在唐之白鹿先
生矣乎承之南昌未獲往觀書院之盛
然而廬阜五老聖域賢關悠悠我思常

隨紅鶴飛去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其予之謂夫
時
乾隆五十七年戊戌歲冬月江西等處承
宣布政使司督糧道叅議加五級京江
蔣曰廣序

# 白鹿書院志序

書院以白鹿名者何重創始也唐李賓客渤隱居於此養白鹿以自娛因以名洞由唐以迄於明其間興廢不一而惟於宋爲最盛新安朱紫陽學宗孔孟道述唐虞所以致知而力行者無不得聖賢之薪傳矣淳熙六年知南康軍慨然

以宣明教化敦勵風俗爲已任爰訪白鹿故址即有榜文牒狀劄子以及奏請勅額之舉遂次第修葺復其舊攬其新置田聚書以爲執經請業之所一時名人如陸象山劉靜春輩皆講學於斯則於守先待後之學大有裨益詎謂文教之振興不以其人哉惟我

皇上接執中精一之傳備神聖文武之德於
萬幾餘暇博極群書惟謂宋之朱子註明
經史得中正之理丁卯歲
欽賜學達性天匾額壬辰歲又奉
諭旨將朱子升配十哲随以朱子全書
頒行天下使學者有所遵從則所以表章
先賢者如此其至然不有斯志何以信

今而傳後哉按白鹿洞志特創始於弘治七年郭搢之手前此蓋缺焉而未之脩也厥後歷有修補大約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康熙十二年廖文英重修后丁酉春版復燬於火星邑毛令職守斯土身任其事廣搜遺編紬加訂輯於舊志七則外又增三則惟將朱子所撰榜文

牒狀劄子以及教規策問諸條不列於藝文之內而特起與復例所以示尊崇也葢細繹其言勤勤懇懇直以道統爲已憂學者一月三復退可修已進可治民其有關於世道人心不淺在業斯洞者觀程有要楷模有資日用有需無不可以陶冶而成之即未至其地者讀是

編瞭然在目夫亦可以勃然興矣戊戌之秋志成請序於余余文慕廬山鹿洞之勝丁酉歲奉
命承宣是邦雖未遑至心切嚮往之披閱是編而仰止之懷益深但後之官斯土者繙繙延延其不致廢墜不舉又爲余之所厚望也然則書院之作重創始又

重守終也不揣愚昧因附數言於簡端

云

旹

康熙五十七年閏八月望日燕山許兆

麟書於豫章之紫薇堂

白鹿書院志序

合宇內名山鉅川及小丘絶壑奇偉幽秀之觀皆佛老之徒之所盤踞而吾儒不與焉以奇偉幽秀之觀畀釋老之徒使其窮土木飾金碧動費千億而儒者所隸祀典宮室有制其齋絜祗事自春秋丁祭釋奠釋菜外不數數然其用力省而爲禮簡以畧也則是異教果足以勝儒者之正學而

人心之趨向真怪僻不可知耶非也白鹿書院在盧山五老峰下蓋昔賢講學之所也其地背嶺臨溪幽邃靈異實宇宙清淑之氣渟蓄而蟠結於此為聖域賢關之所寄信不誣矣夫盧阜周迴五百里梵宇琳宮金碧輝映遊人累月不能窮然其時興時廢如浮雲之變幻靡有常態而鹿洞經朱子講學迄今六百年俎豆弗絕當事之

興賢育才並修缺補廢日以增加歲丁卯

我

皇上親覽 宸翰有學達性天之額又以廷議

躋木主於十哲人人感動興起學惟朱氏

為趨而[illegible]中丞白公以清德重望建鉞茲

土方將增學舍益廩祿為肄習久遠計其

屬吏亦奔走効力以後為羞予乃愈信異

教之不足以勝正而斯道與天地無窮果

不以世為與廢也始予校士南康事竣過鹿洞謁紫陽祠星于令毛君率肄業諸生祇肅以俟予知毛君蓋竭心力於斯文者因與商確補葺以綿力勸　中丞公之一二而有未竟也會毛君洞志新成寄正於予予樂夫正學之日昌而予之適際其盛也為之序而歸之

賜進士第提督江西等處學政翰林院檢討加

一級前纂修

大清一統志

三朝國史奉

勅分修近體唐詩壬辰科會試同考試官翰林

院庶吉士梁南王思訓撰

序

道學之緒開自堯舜危微精一之言遞傳至孔孟而斯道昭於述作凡曰仁曰義曰性命胥此志也自後河南程氏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及朱子挺生而私淑程氏之學大彰孔孟微言遂集諸儒之大成堯舜以來相傳道學乃復揭諸中

天而炳若日星功莫鉅已哉

皇上道統遠紹唐虞心源直接洙泗登咸三

五以道化成凡所以敦褒儒術者靡不

備至

特念朱子發明聖道軌於至正既於全集沉

研寔踐更極表章崇奉之儀升配十哲

皇哉理學昌明與自生民所未有矣竊

山白鹿洞由唐李賓客講學於此南唐創名國學宋初爲四大書院之一興廢靡定朱子知南康軍始修復故迹闢殿廡立學舍置洞田招四方生徒聚業其中一時學者粹然咸出于正去郡後猶惓惓來者與不廢斯業生平教育之苦心誠有深萃于此者曩冡

御書匾額頒賚內院經史克牣其中遠邇嚮
學之士感激奮勵日新月盛而頃際在
上
大當事僉捺氷鑒以振興文教為己任大
江以西翕然丕變鹿洞講學之盛尤當
駕軼千百載而上然則修志之舉又曷
可少哉觀志中所載朱子規約言簡而

義極謹嚴其講論精微明切不憚諄復
爲學者告而大旨總在窮理以致其知
反躬以踐其實而已所謂窮理反躬者
何即堯舜危微精一之旨具於吾心虛
靈不昧之中而周行乎達道達德之際
曰仁義曰性會胥一以貫之矣昔賢讀
朱子白鹿洞賦誠明兩進敬義偕立之

語竦然如恐不及學者誠能體此意而一循朱子遺訓操存而踐履之馴序漸進以入於聖賢之域真道學斯真治術於以上副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至意不負　當事栽培樹新則分巡斯土者亦克與有榮施也

志遺燬於火邑令毛君奉

上檄重加校訂而梓之其中詳畧增損犂然中則並以年來殫竭心力釐清涸田若干附刋簡末意絕隱佔亦可謂用心扵名教者矣是爲序

康熙戊戌歲季夏日江西按察使司分巡饒南九道副使加一級三山龔嵘敬

題

# 白鹿書院志序

白鹿書院在星子縣治五老峰下宋淳熙己亥朱子知南康軍拓址建學爲講習地復置田以俗久遠繼往開來規模永定而世有變遷事有沿革非大人君子以扶樹道教爲己責莫能振而起也我

皇上崇儒重道表彰正學丁卯歲以

御書朱子祠扁額並經史諸書頒發書院自大

吏及有司亦各思仰贊文明之化竭力興
復由是書院日見昌起甲午琦補授星子
令引
見
[illegible]寄居
天顏悅懌顧鈴臣曰星子縣爾等曾到否朱子
講學在此復顧琦曰此人去得琦自念一
介小臣循先賢過化之所遂

一顧深以不克負荷是懼抵任即索

遍覽釋菜有罷懼其隘也則輔之祿士者

田懼其漏也則清之核書籍懼其逸而不

備也嚴考課懼其荒而不舊也一皆於志

焉取之頃志修於廖太守文英垂四十餘

年而版燬於火奉

憲令刊行乃稍加訂輯別具例言付諸梨棗

用以敷揚

皇上德教之弘闡明朱子理學之正俾天下向往者知所矜式誠如李江陰所云斯編為学者之津梁矣至於振作鼓舞見生徒魚魚雅雅於進於退朝夕讀書習禮於其中復有晦翁子靜其人者互相辨論發闡明先聖之道以示来許端在大君子之居高位者有以倡率之又非　埼之綿力譾[illegible]所能效其萬一也已是為序

康熙戊戌春星子縣知縣毛德琦謹識

# 重修白鹿書院志序

戊戌新秋星渚令毛君手書致余并新刋白鹿書院志一册而問序於余余作而嘆曰嗟乎毛君誠當代循吏之最矣今之爲吏者非不知振興文教乃長民者第二事也顧治獄訟徵賦稅簿書期會茍稱厥職足矣餘非所及也即興行教化崇尚文治亦不過謹守具文奉行故事而已誰能取先賢之遺跡實力而表章之竭蹶從事惟恐後時且星渚斗大邑荒瘠爲江右冠官衙蕭瑟作空山寂歷觀蒞斯偉所入嘗不足

以供廚傳毛君又燕吏不名一錢乃是志版燬於火而匪歲復已剞劂告成非以仰贊文明作興雅化爲急者誰能捐貲付梓成功之速至此及發策伏而讀之見其編次詳明訂輯精當條理井然足以補前賢所未及匪惟弘文教於一時亦且垂良法于後世則又慨然興嘆以爲毛君更有過人之才畧以行其造士之盛心不徒教思之無窮而已也憶余佐郡時亦以舊志不可無而又歲久淺漶爲之删其繁補其闕正其譌擬付之梨枣以垂永久而終以閒曹冷署力

與願違而止旋以量移去遂不果至今歉然於懷今
毛君是志刻期告竣實獲我心而其增補刪訂之功
更有非余所能及者尤爲欣躍無已昔班孟堅所謂
以經術潤飾吏治者毛君有焉將見毛君與諸生日
夜講肄于詩書俎豆之間取紫陽之遺矩而闡修之
使皆蹈繩榘習絃誦彬彬如古之俊民髦士使天下
謂紫陽過化之區實非凡爲學者所敢望於以絡往
聖而開來學其功復何可量然則當今治行第一非
毛君而誰余雖匏縶弥安反覆是編實神遊于風泉

雲壑之際焉　昔在

康熙五十七年歲次戊戌新秋之望知湖廣黃州府

事前同知江西南康府事加三級曁陽蔣國祥撰

張元禎洞志序

白鹿洞志八卷南康郭郡侯瑨所刻也志乃吾老友魯鐸號春室者因遊白鹿搜訪而編集之時袁舉人端以碩學爲藩臬延請分教於洞學復從而校正焉久之其書但笥于鐸家士夫咸以未及傳布爲惜或以聞于郭侯侯雅欲表章洞學亟遣人持書幣從求之金川鐸子稷遂奉侯以成茲美維白鹿洞學名天下名古今肇于唐盛于宋重于我朱子復盛于我朝此志之編與刻不皆自有洞學以來曠數百年未舉

之缺典歟始自今凡有志于斯者不必身其地目其
勝第一披閱焉瞭然盡在是矣侯山西涑水人爲政
知所崇重惟繼治先賢過化之邦拳拳思承其緒如
刻周朱二先生年譜四書或問及積粟垂萬石于紫
陽遺愛洽皆前政之未及云弘治七年甲寅六月

李夢陽洞志序

李子至白鹿洞書院周覽山川故物詢其創繼顛末見其典者圯完者缺焉條理紊焉散失漸焉寂欲墮焉考之文紀則亂焉而無統遺焉而不備舉乎細而脫所巨辭繁複而義弗晰于是取而筆削之刪繁以章蘖提綱以表巨分注以收細拾遺以定亂使比事有則立言有例是故首之以沿革則典古之本著矣次之以形勝則地道昭矣又次之以創建創刻則典籍者可考矣又次之以田租則養之者具矣又次之

以姓氏文藝則觀程之要義寓矣又次之以典籍器物則日用不匱矣志成門人問曰竊聞之志者史之流也夫史者述往以詔來比辭以該事所以示覽垂戒者也是以古之聖賢道有不行則託史以寓志故孔子退而春秋作朱子逝而綱目修是傷道之不明不行焉耳李子曰夫譜是者乎豈敢哉乎為斯志亦直使其微者昭晦者朗脫者補遺者備亂者統耳矣亦又從頹者可振散失者可綴紊者可理岐者可完圯者可復耳矣或乃遊將道之地覽興亡之本詳創繼興廢

之因養之有具觀程有要日用有需而乃猶不務實
也又或矯情飾譽以干祿附賢躅而罔厚利則斯洞
也特終南之捷徑焉矣嗚呼斯則予傷哉斯則道之
不明不行也哉正德六年秋九月

陸夢龍序

敎之所懸以求士者其所得常不足以盈敎引五十犗之餌臨流而釣時有鱒魴古之人其不致鱒魴以網之固也博士以文周以前云乎哉裂詩書六藝之幅組綴無用之言而羣天下敝敝焉蹩躠其中以圖尺寸唐以前云乎哉夫既如是以求之矣而後品其中正而翹其地望猶捐泉布之毋以覘息也天下之學宮有科舉而無證脩天下之書院名證脩而實科舉夫既如是以求之而亦如是以應之矣而乃始倨

級而彙數曰吾陟之峻而步之廣吾已與周孔揚唐虞而溯羲皇猶不病而畫鬼也其炎爲烈雖然古之人有伊尹者處畎畝之中而樂堯舜之道而欲觀見之吾身彼豈以上之求之者如是而應之又豈待上之求之不如是而應之乎白鹿洞書院盛于紫陽之南康軍而其時已不免進取之習山讌聖賢象山登席摩盪而發痛斥喻利以立君子小人之辨胡敬齋主院遺丘時雍祁黎致詳背尤惓惓乎其士之陳公前謂君子之使人由其誠夫由其誠而進士文[illegible]

舉亦載道之具不由其誠而自居于聖賢道德之意乃所爲喻利之深者也李君仲達脩白鹿書院志芟剔煩穢而特揚明教一條以警多士用意遠矣陶元亮貞心礪節晉之伯夷李太白狂簡斐然曠絕塵宇若大鵬之視下其人皆在科舉未興前楊氏廉者何人議別公俎豆而嗜聲影欲進所未考陳師復彼哉何足語此李仲達名應昇江陰人有文有政而出之以養余所矜式也志成于壬戌之春孟夏朔日

李應昇修志序

白鹿書院志李崞峒先生嘗肇創之讀其序義例可觀也今所存者僅學博周君偉所續編而壬辰去今又三十年矣余不敏佐理是邦奉學使檄乘理洞事既已簡一時之秀定課程申功令謬珍淸心二語以道文章山水之觀其于學道津梁茫乎未也昔胡平一與朱子書云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啟發者余于時文猶屬淺儒之見而況于道乎巳時時洗滌肺腸參尋哲訓繙閱舊志手自抄錄標紫陽之疏札以原始

萃先正之論說以明教殘碑逸簡頗為綴緝蕪牘濫詞偕從刪汰蓋韋絃之佩庶幾不忘而諸生請曰書刻蝕矣願梓之得卒業焉余竊惟書院之重也道也而文章山水乘權而遞旺夫山水以淵靜開心文章以芳華澤性學道之士不作姝觀試涵咏斯編反觀自得有正襟危膝卓然示我以高山者乎有流觴浩歌曠然坐我于春風者乎有寘心寂照悠然對我于屋漏者乎夫教與時移學隨資化入山思靜友鹿成羣將以醫俗息爭則斯編也豈非學道之津梁哉雖

然音成空谷不免徑借終南必有執崆峒先生之言
爲余罪者天啓壬戌淸明日

廖文英修志序

古今氣運之興有作之于上者斯可成之于下有開之于先者斯可振之于今代有由然矣白鹿爲名教樂地曩有欲毀天下書院者鄒吉水力諍之得復非以李賓客隱居故也有宋濂溪先生從道州來守南康軍二程夫子後先師事之傳至紫陽而擴大焉蓋孔孟薪傳實賴于此是爲天下第一書院云從昔李忠毅公初司理官人文蔚起迨英承乏李署偶見枯桂重花既而李冉圖先生前守南康後爲臬憲使時

與　部院蔡公買田修葺禮延約生熊掌科講學洞頭玆其書規固犂然也今

上御極寅守是邦行釋菜禮畢詢知佃人租重多逃星子令鹿舉其狀上請荷蒙巡撫董批允清除舊逋蠲免新增于是佃民漸歸故土荒蕪益墾堙沒益登學者負笈來遊校舍益增垣牆益葺一時藏㤗懞而頌閭澤聲應氣求者奚啻春風鼓盪時雨滋靈也哉予就水王堂中愛蓮池上集郡邑諸孝廉會江楚之士彥課文選義惟康郡文藝尤以靜美見稱此非作養

之明驗歟廼知文運關乎國運固有作之于上始可
成之于下有開之于先斯可振之于今也舊志李忠
毅公重訂迄今五十餘年多所闕遺爰補綴舊文增
葺通事援剞劂而登于新雖脩葺之緒未云大備而
經營匠意于育材養賢之籍大旨可觀矣康熙癸丑
嘉平日

凡例

一纂舊明弘治七年張元禎序云洞志編自魯鐸校自袁端刻自郡侯郭瑨正德九年提學李夢陽序云志分六則首沿革次形勝次創建劉刻次田賦次姓氏文藝次典籍器物萬曆年間郡守田琯重修乃星子訓導周偉主洞事與洞生熊償袁煒等編輯書最詳核今則僅餘殘簡郭李二志更邈不及見矣天啟二年江陰李應昇定洞志又分七則首形勝次沿革次先獻次明教次文翰次祀典次田賦惟文翰中多從

刪削視田志較約副是郡守廖文英洞志遊江陰原本其所增入半屬順治年間郡守薛所習補刻也廖志成於康熙十二年全版燬於五十五年今詳請重刊於七閱月并[illegible]與後以尊朱子主洞以崇師範書籍以昭郡守[illegible]為十卷緣序其源流如此

一增新洞志今載興述俱屬歷代舊章如南唐昇元中始以白鹿書堂建廬山國學宋初置書院與睢陽嶽麓石鼓稱四大書院而鹿洞居其首太平興國間賜九經官洞主咸平五年敕重修塑聖像淳熙五年[illegible]

子開書院請頒勅賜後再請經書遂格不行我
朝丁卯歲
御頒經史親書扁額賜洞爲千秋盛典駕軼前代垂憲
後昆原志未載例宜恭紀
一尋崇洞志載興復始末若學規若經書若殿廡若田
畝俱紫陽手定規模雖名賢繼起亦祗踵事增華濂
溪二程淵源所自卽象山姚江弟子不無分途然明
誠並進喻義良知究無異同李公應昇特申明教標
紫陽之書札以原始舉先哲之論說以示訓不以朱

子學規講義概入文新義甚精確今
上升配十哲顏額學達性天正以尊正學也故特纂一
編以志尊崇
一類推洞志載卧龍岡有潭有巷朱子守南康時即故
址復建諸武侯像于其中又于潭旁立起亭菴旁立
修志亭豈四將解組者之會遷去明御史何遷復建
起亭鐫出師表文公詩于石後毀武侯王於洞歲久
子志也三疊泉朱子守南康時未及見後東黃商伯
扔俏起繪圖遊寄有摩崖隸墨徒以慨嘆之語今二

條仍舊錄入洞志而朱子臥龍岡記編入山志末云
漏也
一存舊洞志載先獻以表其功德敘主洞以端其模範
羽翼聖道關先乘發俱不待言嘗歲久人湮如薛應
旂王世清紀載悉及多所挂漏良可慨也邇來主祏
不一東遷西移日多設坐祠屢增祿位未有按籍而
書定之者祀典一條止仍舊刻未敢贅論
一聚實洞志載田賦自田而李而廖俱有畝數有佃名
星子義無都甍上下鄉概係難記歲久佃更無從稽

考顧明瑢題頻家由洞田七百餘畝乃江陵檄洞産
發價充餉以後事也今無寸土在籍侵沒不知凡幾
蓋因張冠李戴年數一年何所考也琦自視事星邑
先已詳請清復洞產另刊成書值今全版俱燬爰送
一開列都鄙註明令佃勿令豪强縈并都分小[illegible]
合大總荒蕪仍照前三志裝[illegible]刻[illegible]
社侵濱两鄙[illegible]有巡撫朱[illegible]提學[illegible]早有提學
部延齡新增洞[illegible]志經識入修仿古[illegible]補查
典守星子縣舊有府志洞志山志向來志版未有[illegible]

胥因刷印繁多艱於搬運議付刷印匠家並無架貯堆積蒲地任其霉壞殘缺丙申秋業經捐俸刊補完備詳次年春洞志山志二版被燬僅存府志今詳請重刊鳩工立局纂輯校閱幾對經營過覓舊本始見廬山通志序後順治年間蔡大中丞有專委廬山萬松坪收藏永不出山之檄以原刊桑喬廬山紀事版在府庫燒毀故也茲復蹈前轍宜爲著後計謹將此志同山志工竣日并府志各版計明現數開載印冊俱藏星子縣新創燕樓之上屬縣經管洞承輪年數

掌造入交盤以憑稽核刷印亦在縣署不許擅出並
家致滋疲鈌并免營私者妄自增刋之弊叢簡畢[illegible]
重刻匪易如有疎忽責令賠補并嚴處分庶可以垂
永著為例

知縣毛德琦識

白鹿書院志目錄